

御谜士三部曲 3

THE RIDDLE-MASTER TRILOGY

〔美国〕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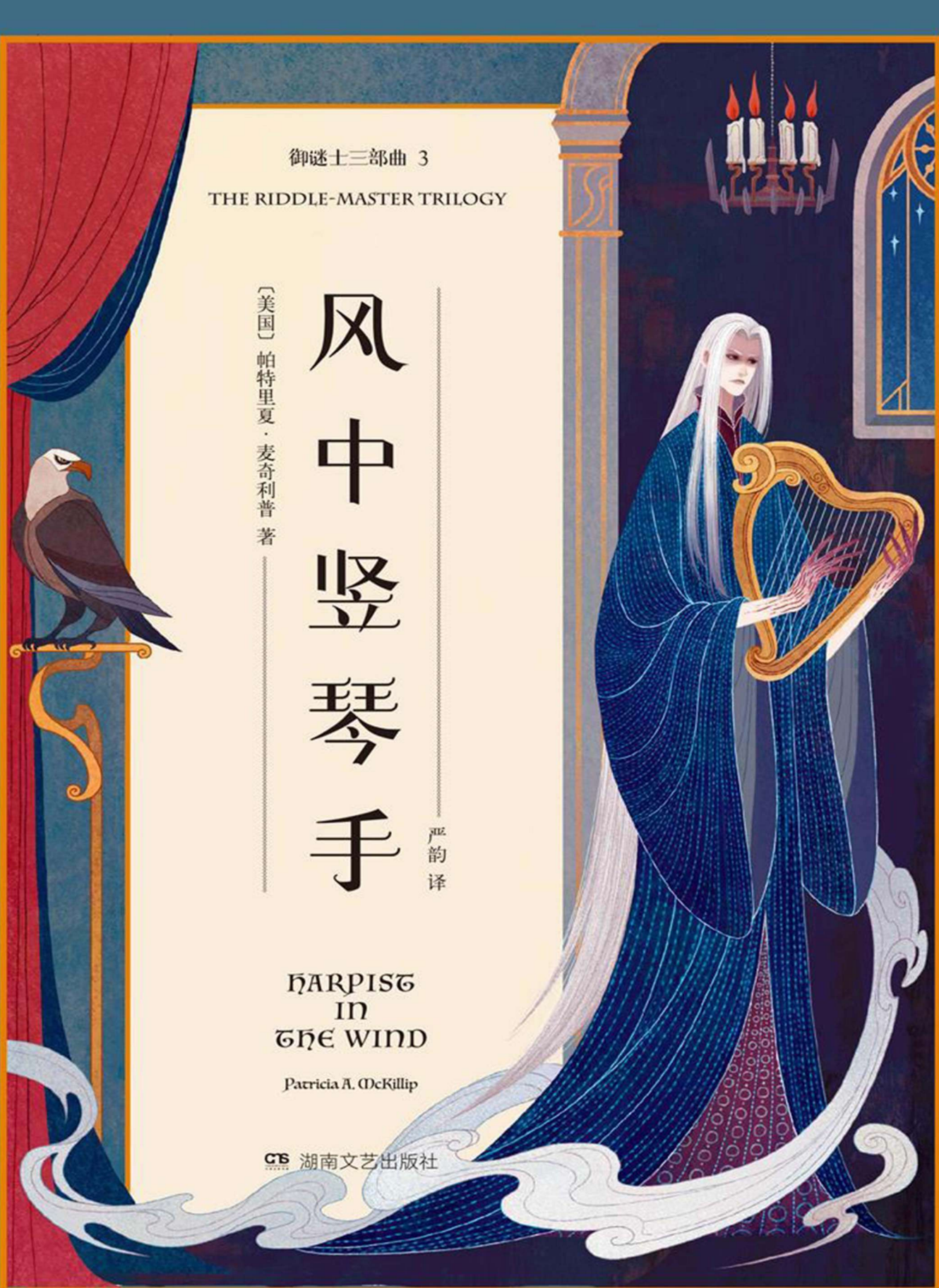
风中竖琴手

严韵译

HARPIST
IN
THE WIND

Patricia A. McKillip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版权信息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御谜士三部曲.3, 风中竖琴手/（美）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（Patricia A.McKillip）著；严韵译.—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8.6

（幻想家）

书名原文：Harpist in the Wind

ISBN 978-7-5404-6117-1

I.①御... II.①帕.....②严... III.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319884号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/缪思出版授权

御谜士三部曲**3**：风中竖琴手

作 者：〔美国〕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

译 者：严 韵

出版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吴 健

装帧设计：韩 捷

内文排版：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邮编：410014）

印 刷：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190千字

版 次：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6117-1

定 价：46.00元

（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）

HARPIST IN THE WIND

Copyright©1979 by Patricia A. McKillip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

Armonk, New York, U. S.A.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2018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图字：18-2013-376

目 录

[版权信息](#)

[第一章](#)

[第二章](#)

[第三章](#)

[第四章](#)

[第五章](#)

[第六章](#)

[第七章](#)

[第八章](#)

[第九章](#)

[第十章](#)

[第十一章](#)

[第十二章](#)

[第十三章](#)

[第十四章](#)

[第十五章](#)

[第十六章](#)

[主要人物和地名](#)

献给所有等待的人

尤其是斯蒂夫·唐纳森

他总在最恰当的时机打来电话

献给盖珥

她提醒了我逻辑和优雅之间的差别

也献给凯茜

她等得最久

第一章

佩星者和安恩的瑞德丽坐在塔顶，这是安纽因七塔中最高的一座。白色石块向下无尽延伸，直至夏日翠绿的山坡。国王大宅坐落在此，城区则从山坡往大海蔓延。苍穹在两人上方流转，蓝色面容明亮恒定，只偶有盘旋的隼鹰带来变化。摩亘坐在一处炮口的墙凹，连着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，晨曦将他的侧影映在一边墙上，不知不觉中，影子又移到了另一边。他虽意识到瑞德丽的存在，但只感觉到她是四周大地或这阵微风的一部分，就像远处青翠果园中画出一道道黑亮线条的群鸦，是安宁而遥远的事物，其中的美偶尔拂掠他的思绪。

摩亘脑海里不断纺着一根又一根猜测的线，这些线总因他所不知的事物而纠缠不清。星星，石脸孩子，在艾斯峻小屋里打破的那只碗的红艳碎片，死去的城市，一个黑发易形者，一名竖琴手，这一切仍是没有答案的谜题，不管他怎么探问都不得其解。摩亘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回顾疆土的历史，拣选破坛碎片般的事实试着拼凑，但一切都对不上、定不了型，记忆总是把他抛回宜人的夏日和风里。

他终于动了动，双手掩住眼睛，动作僵硬得像块决定移动的岩石。一些形体像古老无名的动物，在他闭合的眼睑内飞掠而过。他再度理清脑海，让影像漂移流入思绪，最后却又在不可能的浅滩触礁。

广袤的蓝天闯进他的视野，然后是蓝天下迷宫般错综复杂的街道和房舍。他想不下去了，靠着墙与自己的影子相倚，塔壁古老石块中的沉默缓缓渗进心底，让他疲敝杂乱的思绪再度恢复宁静。

他看见一只柔软的皮鞋、一抹碧绿如叶的衣角，转头看见瑞德丽盘腿坐在身旁的石块边缘。

摩亘颤巍巍地倾过身去，将她拉近身旁靠着，脸贴住她被风吹动的长发，即使闭着眼睛，他也能看见那些如火焰般燃烧的发丝。他沉默不语，紧紧抱着瑞德丽，仿佛感觉有一阵风即将吹来，把他们从这居高临下的危险栖身处吹落。

瑞德丽稍微动了动，仰起脸亲吻摩亘；摩亘迟疑地松开紧拥她的手臂。“我没发现你在这里。”瑞德丽的唇终于离开他的嘴时，他说。

“是啊，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也猜到了。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所有的事。”摩亘扫落塔壁裂缝里的一片灰泥，在林中惊起一群鸣叫抗议的乌鸦，“任凭我把过去想破了头，结论总是一样的——那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瑞德丽转身屈起双膝，靠着旁边的石块，面向摩亘。她眼里满是阳光，像被大海打磨光亮的琥珀，让摩亘的喉头瞬间涌满千言万语。“你在回答谜题。你告诉过我，在你什么都看不见、听不到、说不出，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时候，回答谜题是你唯一能继续做下去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从那道裂缝中又找出一块灰泥，用力抛出，身体几乎失去平衡，“我知道。但是我已经和你在安纽因待了七天，还是找不出任何非离开这栋大宅不可的理由或谜题。只不过，如果继续待下去，我们俩都会死。”

“这就是一个理由了。”她冷静地说道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脸上这三颗星会让自己有生命危险，不知道至尊在哪里，不知道易形者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那些石头孩子。我只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着手寻找答案，但那里也不怎么吸引人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亟斯卓欧姆的脑海。”

瑞德丽盯着摩亘看，咽了咽口水，低下头对被太阳晒暖的石块皱眉。“嗯。”她声音中的颤抖几乎听不见，“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永远留在这里。但是，摩亘——”

“你可以留在这里。”

瑞德丽抬起头，阳光又照进她的眼。摩亘看不清她的眼神，但感觉她的声音很僵硬：“我绝不离开你。为了你，我甚至拒绝了赫尔的财富和众多猪群。你得学会过有我的生活。”

“光要活命就已经很困难了。”摩亘不假思索地喃喃说道，随即红起脸来。但瑞德丽嘴角微微一扬。摩亘伸手握住她的手：“随便给我一根银白的公猪胡子，我就带你回赫德，一辈子留在东赫德养耕马。”

“我会找根公猪胡子给你。”

“在这片国土上，我要用什么方式娶你？”

“你不能娶我。”她平静地说。摩亘的手一松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只有国王有权力为他的子女缔结婚约，而我父亲不在这里。所以，直到他抽空回家之前，我们是别想结婚了。”

“可是，瑞德丽——”

一只乌鸦飞过，她朝它的尾羽扔去一小段灰泥，乌鸦呱呱叫一声闪避。“可是什么？”她阴沉地问。

“我不能……我不能就这么走进你父亲的国土，打扰死者，还差点在他的大厅里杀人，然后连婚都没结就带你走，让你跟我在疆土四处流浪。见赫尔的鬼，这样你父亲会怎么想我？”

“等他终于见到你时，他会让你知道的。我怎么想比较重要，而我认为我的人生已经让我父亲胡搞够了。他或许预知我们会相识，甚至预知我们会相爱，但我不认为什么事都得让他为所欲为。我才不会只凭他做了个什么梦、预知我会嫁给你，就因此嫁给你。”

“你认为他之所以立下那个关于匹芬塔的奇怪誓言，是这个原因吗？”摩亘好奇地问道，“因为他预知这些事？”

“你这是在转移话题。”

他看了瑞德丽一会儿，思索这件事，端详她红扑扑的脸。“呃，”他轻声说，为了塔顶这张美得炫目的脸，将两人的未来抛进风中，“如果你不肯嫁给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你决定跟我一起走——如果你真想这么做，我也不会拦着你。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，但我很害怕。我们一头跳下这座塔说不定活命的希望还大一点，至少那样我们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。”

瑞德丽的手本来放在两人间的石块上，这时抬起来摸摸摩亘的脸：“你有一个名字，有一份命运，我只能相信你迟早会碰上一些希望。”

“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任何希望。我只看到你。你愿不愿意在赫德跟我结婚？”

“不愿意。”

他沉默少顷，迎视她的眼睛：“为什么？”

瑞德丽很快转开视线，摩亘感到她心里突然出现一阵奇怪的动荡：“很多原因。”

“瑞德丽——”

“不。别再问我了，也别那样看着我。”

片刻之后他说：“好吧。”接着又说，“我不记得你以前有这么顽固。”

“是猪脑袋。”

“猪脑袋。”

瑞德丽再度凝视他，嘴角弯出迟疑的微笑。她靠近摩亘，用手臂揽住他的肩膀，双脚荡过完全虚无的边缘：“我爱你，赫德的摩亘。等我们终于离开这栋屋子，要先去哪里？赫德吗？”

“是的，赫德……”这名字像道咒语一样突然触动他的心，“我实在不应该回家，但我真的好想回去。只在半夜里回去几小时……也许不会有危险。”摩亘想到横阻在两人与他家之间的大海，心头一凉，“我不能带着你渡海。”

“见赫尔的鬼，为什么不能？”她说。

“太危险了。”

“没道理，朗戈也很危险啊，我还不是要跟你去。”

“那不一样。首先，没有任何我爱的人死在朗戈——起码目前为止还没有。其次——”

“摩亘，我不会死在海里，我捏塑水八成就跟捏塑火一样顺手。”

“这点你并不确定，不是吗？”想到海水变成无数张脸孔和潮湿闪亮的形体困住瑞德丽，他的声音变得粗哑，“到时候你根本连练习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“摩亘——”

“瑞德丽，我搭过在海上四分五裂的船，我不要你冒生命危险。”

“命是我的，能拿它来冒险的也是我，不是你。何况我从凯司纳到格司去找你的时候，已经来回搭过好几艘船，从没出过事。”

“你可以留在凯司纳，只要几——”

“我不会留在凯司纳。”她说得言简意赅，“我要跟你一起去赫德，我要去看你爱的那

片国土。要是照你的意思，我就得坐在赫德的农舍里剥着豆子等你回来，就像我这将近两年以来的苦等。”

“你不会剥豆子。”

“当然不会，除非你在旁边帮忙。”

摩亘看见自己：一个头发蓬乱的瘦削男子，有张疲惫清癯的脸，身旁一柄巨剑，背上一把镶星竖琴，坐在艾克伦的门廊上，膝上摆着一碗豆子。他突然大笑起来，瑞德丽也再度微笑，看着他，忘了先前的争执。

“这七天来，你从没大笑过。”

“的确。”摩亘静了下来，揽着她，眼里的笑意慢慢消失。他想到赫德困在大海中央，毫无防御能力，毫无保护，连至尊的幻影也没有。“我真希望能用力量包围赫德，让它免于大陆这端的混乱与恐惧。”

“叫杜艾派支军队给你，他会答应的。”

“我不敢带军队去赫德，那等于自寻灾祸。”

“那就带几个幽灵去好了。”她建议，“杜艾一定很想摆脱他们。”

“幽灵，”摩亘的眼神从远方森林收回，直盯着瑞德丽，“去赫德？”

“肉眼看不见幽灵，没人会看到他们，也就不会动手攻击。”然后瑞德丽对自己的话摇了摇头，“我在想什么啊？他们会吓坏全赫德的农夫。”

“如果农夫不知道他们在那里，就不会。”两人双手交握，摩亘突然感觉一阵冰凉。他悄声说：“我在想什么啊？”

瑞德丽收回手，探寻他的眼神：“你当真在考虑我说的话？”

“我想……我想是的。”一时间他看到的不是瑞德丽的脸，而是那些死者的脸，充满挫折郁积的力量，“我可以束缚他们。我了解他们……他们的愤怒，他们复仇的渴望，他们对国土的爱。他们可以把那份爱带到赫德，还有对战争的满心期盼……可是你父亲……我怎么能从安恩历史里硬揪出一些事物，带去赫德冒险？我不能这样乱搞安恩的国土律法。”

“杜艾已经表示许可，而且我父亲对国土律法的兴趣看起来也不比幽灵大多少。可是

摩亘，那埃里亚呢？”

“埃里亚？”

“我不认识他，但他难道不会……你要是带着死者大军回赫德，难道不会让他有点困扰？”

摩亘想着赫德的国土统治者，他的弟弟，那个他连长相都快记不得的人。“会有一点吧。”他轻声说，“他大概已经习惯我带给他的困扰了，连睡梦里都不得清闲。如果能让他和赫德安全，要我把心挖出来埋在他脚边我都愿意。就算他为了这件事跟我吵架，我也愿意——”

“他会怎么说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已经不认识他了。”这念头触痛了摩亘，触痛了他心里未曾愈合的伤口，但他不让瑞德丽看出来，只是犹疑地离开两人所在的高处。“来吧，我要跟杜艾谈谈。”

“带去吧，”杜艾说，“把他们全带去。”

摩亘和瑞德丽在大厅里找到杜艾，当时农民和安恩各领主派来的使者正向杜艾抱怨，因为死者的扰动争执把他们的土地和生活弄得一团糟。待大厅里众人散去，摩亘终于可以跟杜艾谈的时候，杜艾难以置信地听着。

“你居然要他们？可是摩亘，幽灵会毁了赫德的和平。”

“不，不会，我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带他们去——”

“怎么解释？那些为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战争，在放牧的草地和村庄市集打斗的死人，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任何事？”

“我只要提供他们想要的就好了，给他们一个打斗的对象。不过，杜艾，我该怎么跟你父亲解释？”

“我父亲？”杜艾环顾大厅，抬头看看梁椽，又望望四处的角落，“我没看到他啊，哪里都没他的踪影。而且等我真的见到他时，他忙着跟活人解释自己的行为都来不及了，不会有时间去数少了几个死人。你要带几个去？”

“在那些还有一点同情心的国王和战士中，我能束缚几个就带几个。他们必须要有同情心才能了解赫德。卢德可以帮我——”摩亘突然停口，杜艾的脸不知为什么红了起

来，“卢德呢？我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”

“他已经好几天不在这里了。”杜艾清清喉咙，“你一直没注意，我就等你问了再说。我派他去找岱思了。”

摩亘沉默。这名字将他抛回七天前，仿佛他仍站在那一方阳光里，影子落在身前崩裂的地板上。“岱思。”他低声说道，这名字模棱两可的意涵挥之不去。

“我派了十四个武装士兵跟卢德去，叫他带回竖琴手。你放了岱思，但他仍有很多事必须向疆土内各位国土统治者交代。我想把岱思关在这里，让凯司纳学院的师傅讯问，因为这事我自己可做不来。”他迟疑地碰碰摩亘，“你不会知道他在这里。我只是很惊讶卢德怎么还没回来。”

摩亘的脸渐渐恢复一点血色。“我不惊讶。”他说，“要把岱思带回安纽因是件非常棘手的差事，那个竖琴手总是忠于自己的选择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卢德永远没办法把岱思带回这里。你平白把他送进了三大地区的混乱。”

“唔，”杜艾认命地说，“你比我了解那个竖琴手。但就算我不派卢德去，他自己也一定会去追岱思，因为他也想得到答案。”

“要问那个御谜士问题，不能用剑。这点卢德明明应该知道。”这时摩亘听见自己的声音已变得有些严厉。他有点突兀地转身离开阳光，在一张桌旁坐下。

杜艾不知所措地说：“对不起。这件事你其实不需要知道。”

“我确实需要知道。我只是不想去想，还不想去想。”他双手平摊在橡木桌面丰润的金色纹理上，又想起艾克伦，想起阳光照在那橡木墙上。“我要回家。”这句话打开了摩亘的心，让他心中充满一种尖锐又甜蜜的急切，“回家……杜艾，我需要几艘船，几艘商船。”

“你要带那些死者走水路？”瑞德丽惊讶地问，“他们愿意吗？”

“不然他们要怎么去赫德？”摩亘问得合情合理。他想了想，瞪着磨亮木桌上自己模糊的倒影：“我不敢让你跟他们搭同一条船。那……我们一起骑马去凯司纳，在那里跟他们会合，好吗？”

“你要再一次骑马穿越赫尔？”

“我们可以飞过去。”他建议道，但瑞德丽立刻摇头。

“不，我骑马就好。”

摩亘瞥了她一眼，讶异于她奇怪的声调：“易形成乌鸦对你而言应该很简单。”

“家里有一只乌鸦已经够了。”她阴沉地说，“摩亘，布黎·柯贝特可以帮你找到船和船员。”

“要说服他们得花一笔钱。”摩亘说，但杜艾只耸耸肩。

“死者毁坏的庄稼和牲口已经是一大笔钱了。见赫尔的鬼，摩亘，你在赫德要怎么控制他们？”

“他们不会想跟我斗。”他简单地说。杜艾沉默不语，色如大海的清澈眼睛注视着摩亘。

“我真不知道你是谁。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一个来自赫德，却能控制安恩死者的人……佩星者。”

摩亘看着他，神情中有种奇异的感激。“要不是你，我可能会痛恨在这大厅里听见自己的名字。”他站起身，思考眼前的问题，“杜艾，我得知道他们的名字。我可以用思绪在成堆的石碑里搜寻好几天，但这样无法知道唤起的是谁。我知道很多三大地区国王的名字，但是阶级低一点的死者就不清楚了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杜艾说。

“嗯，我知道哪里能找到他们的名字。”瑞德丽叹了口气，“父亲的图书室。我小时候简直是住在那里。”

当天接下来的时间，她和摩亘一直待在那里，待的古书和满是灰尘的卷轴间；杜艾则派人去码头找布黎·柯贝特。到了午夜，摩亘已在脑中牢牢填进无数战士国王的名字，还有他们的儿子和远亲的名字，以及安恩历史中俯拾皆是爱情传说、血债世仇和国土战争。他走到屋外，在静谧的夏夜里独自走进国王宅邸后的田野，许多为争夺安纽因而战死的人都葬身于此。摩亘开始召唤。

他随着记忆里的片段传说或诗篇，用声音和思绪说出一个个名字。死者一一响应，从果园、林间、大地之中而来。有些发出狂野诡异的呼喊骑马冲向摩亘，一身白骨穿戴的盔甲在月光中燃烧；有些则来得沉默，身影黑暗阴森，露出可怕的致命伤口想吓他，但摩亘那双眼已看过一切需要恐惧的事物，只静静注视来者。死者试着对抗他，但他开启自己的

脑海，让他们瞥见他的力量有多强大。死者用各种方式挑战摩亘，他不为所动，自始至终对他们了如指掌。最后他们四散站在他面前的整片田野上，惊异和好奇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记忆，瞥视他们被释入的这个世界。

摩亘随即解释自己的要求。他不期望死者了解赫德，但他们了解他，了解他的愤怒、绝望和对国土的爱。死者以一项与安恩本身同样古老的仪式对佩星者表示效忠，腐朽的剑锋在月光里闪着灰光。然后他们缓缓渗入夜色，渗回大地，等待摩亘再次召唤。

摩亘置身于恢复宁静的田野，眼前有个一动不动、未曾离去的黑暗身影。摩亘好奇地看着它，它还是不动，于是他碰触它的脑海，思绪中立刻涌满活生生的安恩国土律法。

摩亘的心猛擂着胸口。高大的安恩国王缓缓走向他，身穿长袍，肩披斗篷，头戴帽兜，像一位师傅或一个幽灵。他逐渐走近，月光中摩亘隐约看见他的模样，疲惫苦涩的脸庞上那两道黑色剑眉有种挥之不去的熟悉，眉毛下那双眼神似卢德。国王在他面前停步，沉默地打量摩亘。

他突然微笑，眼里的苦涩被一种奇特的惊异取代。“我见过你，”他说，“在我的梦里。佩星者。”

“麦颂。”摩亘喉咙干涩，向这位被自己从夜色中召唤来的国王俯首为礼，“你一定……你一定很纳闷我在做什么。”

“不会。你的意思非常清楚，向那群你召集起来的大军解释得很明白。你在我的国土上无声无息地做了很惊人的事。”

“我征得了杜艾的允许。”

“我相信杜艾一定很感激你这项提议。你要跟他们一起搭船去赫德？我刚才听到的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我不……我本来想跟瑞德丽一起骑马到凯司纳，在那里跟船只会合，但现在我想或许该跟死者一起搭船。如果我也在，会让船上的活人稍微安心点。”

“你要带瑞德丽到赫德去？”

“她不肯……我试过跟她讲理，她听不进去。”

麦颂闷哼一声：“奇怪的女人。”他的眼睛像鸟眼般锐利又好奇，在摩亘的字句底下翻寻。

摩亘突然问他：“你在梦里看到我什么事？”

“都是零星的片段，没有什么能帮助你东西，却有很多我不知道比较好的事。很久以前，我梦见你走出一座塔，手上拿着一顶王冠，脸上有三颗星.....但是没有名字。我看见你跟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在一起，我知道她是我女儿，但始终不知道你是谁。我看见.....”麦颂稍稍摇头，从某个令人迷惑的危险景象中收回眼神。

“你看见什么？”

“我不确定。”

“麦颂，”在这温暖的夏夜里，摩亘突然觉得冷，“要小心。你脑海里有些东西可能会害你丢掉性命。”

“或是丢掉国土律法？”他用一只瘦削的手握住摩亘的肩，“也许吧。所以我很少解释自己的想法。进屋去吧。我这一现身会造成一场小小的风暴，不过如果你能耐心等它结束，之后我们就有时间可以谈谈了。”他踏出一步，但摩亘没有动。“怎么了？”

摩亘吞咽了一口口水：“在我跟你一起走进你的大厅之前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七天前，我走进那里，是为了杀死一个竖琴手。”

摩亘听见国王迅即倒抽一口气：“岱思来过这里。”

“我没杀他。”

“不知怎么的，我并不惊讶。”国王的的声音听起来沙哑，仿佛从墓穴里传出，他拉着摩亘一起往月光下的大宅走去，“说给我听听。”

两人走到大厅之前，摩亘对他说了更多的事。摩亘发现自己还谈到一些这七天里的事，这七天对他而言实在太珍贵了，他甚至不确定那些事是否真的发生过。麦颂没说什么，只从喉咙深处不时发出像燕八哥嘀咕似的细细的声音。他们走进内院时，看见几匹发着抖、满身大汗的马正被人牵回马厩，马身上的鞍褥紫蓝相间，是国王宅邸侍卫的服装的颜色。麦颂微微咒骂一声。

“一定是卢德回来了。两手空空，满肚子火，被鬼追赶，而且没洗澡。”他们走进火光炽亮的大厅，面前放着杯酒、无精打采坐着的卢德瞪着父亲，他身旁的杜艾和瑞德丽也转过头来。但卢德第一个站起身，话音压过了其他人的声音：

“见赫尔的鬼，你跑去哪里了？”

“不要对我大吼大叫。”国王不耐烦地说，“如果你没脑袋到在这片混乱中四处乱跑想找那个竖琴手，我才不同情你。”他将眼神转向杜艾，仍张着嘴的卢德跌坐回椅子上。杜艾冷冷地看着国王，但声音还算克制。

“唔。你怎么想到要回家啦？像个恶咒一样从天而降。你会回来，一定不是因为想到自己把国土统治力弄得一团糟，觉得难过吧。”

“没错。”麦颂沉着地说，动手倒酒，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和卢德做得很好。”

“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什么做得很好？”卢德咬着牙迸出一句，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战争的边缘了？”

“知道。而且安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武装起来了，就连你，也不到三个月就从学者变成了战士。”

卢德明显地吸了口气准备回嘴，杜艾突然伸手握住他的手腕，不让他开口。“战争。”杜艾的脸没了血色，“跟谁打仗？”

“还有谁有武装？”

“伊姆瑞斯？”杜艾不敢相信，又说了一遍，“伊姆瑞斯？”

麦颂咽下酒，他旅途劳顿后的阴暗面容比月光下看起来更苍老。他在瑞德丽身旁坐下。“我看到了伊姆瑞斯的战争。”他轻声说，“叛军占领了一半的海岸地区。那是一场奇怪、血腥、无情的战争，会耗尽荷鲁·伊姆瑞斯部队的力量，一旦他对抗的那些人决定把战事扩大到伊姆瑞斯的国境之外，他是不可能控制得住的。这一点我以前就猜想到了，但就连我也不能毫无理由地要求三大地区武装起来，而说出理由又可能会让攻击来得更快。”

“你那么做是故意的？”杜艾小声说，“你离开是为了让我们武装起来？”

“这种方式是很极端，”麦颂承认，“不过有效。”他的眼神再度转向卢德。卢德张开嘴巴，说话的声音比较收敛了：

“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还有，这下你打算在家待一阵子了吗？”

“这里跑跑，那里跑跑，满足我的好奇心。还有，是的，我想我现在会留在家，如果你能克制，不要对我大吼大叫的话。”

“要不是你这么猪脑袋，我也不会大吼大叫了。”